

漫塘文集

三

漫塘文集卷八

宋金壇劉宰著

劄子

通知鎮江傅侍郎

伯成

竊以季秋之月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守國要衝寬上憂
顧神天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草茅下士昔歲隨牒稽
山適際建臺獲陪下走方朝家頒一禮之書當路上三
人之薦萬目盱眙視予奪爲榮枯某實何人獲塵奏牘
國士之報於今拳拳顧事與志違懶與病會一歸養疾
三易歲華中間審聞制闕政成彤庭趣召遂由農扈進
長諫垣道之將行某甚爲當世喜旋聞進貳春卿出鎮

南服道方行於天下惠復歛於一州某又爲當世惜其
喜其惜事公平當世而不私於一人故不敢修辭以自
別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某於侍郎有焉鄉郡荐饑民不聊生上心惻然更選良
牧鼎來千騎懽動列城矧嘗受知曷勝引領而登門之
敬闕然竿牘紆誠亦落眾人後擢髮數罪猶懼有遺然
區區之情則有可諒者開府之初羣聽所聳而某以門
生故吏飛緘納謁與有位者爭先或侍郎未忘疇昔借
之色辭則觀聽所繫或非屏居者所宜故逡巡畏縮以
迄於今政令已孚規模已定方敢徹姓名於記府仰惟
侍郎宗主斯道劑量人物方如匠氏之制木不加櫟杜

以斧斤如單父之觀魚不取陽鱈之迎吸某之不敏尙
庶幾在寬假之數不然某戮有餘也何敢自貫直道致
身而不爲權勢所屈正色立朝而不爲高爵重祿所餌
侍郎之事偉矣建寧之行謂爲錦畫之階猶俯焉爲此
來豈以北府地重年來事力彫弊不欲辭難故耶下車
以來已逋賦弛權禁薄征省繫古循吏之政略已舉行
矣向也旱荒連年道殣相望今家有餘廩禾已登場婦
子寧止室家溱溱召和致祥繄誰實爲之千里受廬式
歌且舞某卬角侍先君筆耕以糊口一第二十年銖積
寸累乃得田三頃先人棄世悉舉以授兄弟浙東之歸
復買田百畝於是仰以自給雖故歲之旱亦免嗟號之

患惟是疾日侵學日落志日頽已定交漁樵不復可與
縉紳齒有負推輓之初意以是自媿雖然侍郎之門固
有尊足者存豈屑計不全足者哉度報政之後卽爲入
覲之計某是時或可陪父老送別謝賜於丹陽道中尙
遠參承敢上爲世道崇重之祝

回知鎮江史侍郎

彌堅

竊以恢台之月晝永風清恭惟當上北顧守國要衝善
政致和高穹錫美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賤士賦分涼
薄得疾膏盲意氣消磨漁樵混迹聽輿人之誦以爲昔
有沒世不決之訟今剖析無餘昔有數科并催之租今
蠲閣殆盡綱目張而官不敢慢防禁嚴而吏不敢欺姦

猾有所畏而不爲善良有所恃而不恐皆舉手加額曰
不圖今日復見古循吏之政某幸生其閒甚願率先鄉
人謝賜黃堂之下而賤疾有加形容日惡雖鄉也命之
進猶不敢進其能無因而前敢謂盛德兼容謙卑自牧
特枉來介貽以誨函落紙雲煙爭光日月而又實之厚
幣佐以上尊此王弘檀道濟所不能兼施於陶靖節某
實何人而可稱此惟當銘佩永矢弗諼侍郎名德之重
盡在廟堂機庭宥府亦多虛位賜環之召海宇顙顙然
竊窺盛心體國愛民等視內外似不靳少留以幸此邦
某旣趨進無由徒深愛助抑聞尹鐸之爲晉陽不爲繭
絲而爲保障趙氏卒賴之昔人慮事之深計效之長如

此伏惟高明燭微探蹟過鐸萬萬此邦之人既以屬厭
仁政惟勿替此心既寬之又寬之異時外折遐衝內固
吾圉或於此乎有賴某不勝幸願自餘頌詠之語祈鄉
之私度亦厭聽不敢以瀆伏乞台照

二

竊以炎夏方中甘霖繫望恭惟某官夤奉寬書盡蘇民
瘼精微一意奔走百神台候動止萬福某田里宅生追
胥不及日得與樵夫牧叟詠歌德政以樂餘年有萬斯
幸惟是事上有常禮而某獨以疾廢望黃堂若方丈瀛
洲然亦甚自悵凡骨之不仙也某一介無所肖似昨荷
郡博士不鄙惠書道使君將修方志以重此邦令某搜

訪前輩行治以裨會粹繼邑大夫過訪出所得台翰亦
謂如此顧惟晚末豈足以知前言往行第以奉命爲寵
不敢引辭黽勉期年幸已就緒名曰京口耆舊傳以私
居之紙札俱繆繕寫不虔不敢徑達謹納郡博士處倘
得台旨收上略經電覽賜以數語冠諸篇端庶藉品題
足傳不朽某冒昧控懇皇恐之至侍郎再歲此邦百廢
俱舉議者以爲盡還承平文物之舊甚善甚盛文昌虛
位薄海傾詹邦人拳拳預恐不得久私大惠抑昔人有
言道行乎朝廷則天下被賜祇奉遄歸之詔茂隆夾輔
之勳某與海內函生旦旦引領

伏拜台翰以某寓居之邑開賑濟局不鄙委令與令佐
講求利病仰見某官惻怛爲民由己饑溺謙虛接下忘
士賤微某至愚極陋何以辱此伏念某早歲無恙服役
塵埃間頗嘗究心此事中年一病屢試三年之艾竟不
復痊今不但形容變改心志亦以彫落以此杜門人事
盡廢那能出入公門參預荒政惟侍郎念之雖然老馬
不任鞭策蓋嘗識路謹以所著荒政編一冊上獻其間
自始至末纖毫備具蓋其少壯所嘗親歷非道聽臆說
者比乞付局討論其間預計一條別紙錄出須特關崇
覽若其言可行某雖不得身在執事之列然實與預聞
未議者無異不然所言既是舛繆所行可知侍郎亦何

取於若人者所準使牒已別具公狀申聞外伏乞台照

通史尙書

前人

時閒居滄洲

竊以炎夏之月氣爽如秋恭惟某官文昌之躔光連上
相祠庭均逸薄海傾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寒鄉下士伏
自京口召還之日得飭一箋致燕雀賀厦之恭敘犬馬
戀軒之誠旋辱親答今一周星矣家窮山如坐坎井而
猶得以自慰者郇翰在焉常若五雲之覆其上也尙書
道足以濟時誼足以正君德足以範俗忠言嘉謀足以
詔天下後世顧以大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觖望然
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況世位三公身登入座者哉
外閒傳聞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言人之所難言

稗公卿大臣之所不及使國勢危而復安人心散而復一惟尙書是賴尙書雖與平原草木居與午橋風月游而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固不落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者後甚盛甚盛某受才不穎賦分數奇當強仕之年而得風疾形容變改遂不復可仕方嘉定初元朝廷更化首叨堂審之命既以疾辭矣安有辭榮於血氣方剛之時而可求榮於血氣既衰之後乎尙書念提封之舊而忘其陸沈欲曲成之故當聖天子求士之初首加論薦朝廷觀人以所主復不加考察俾綴縉紳之後某實何人有此殊遇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謂矣而自揣如前所云不容勉強有孤尙書之厚恩則又重自歎也或又

謂某所以受知止以十八年忍貧不出之故則尤非所
敢當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某豈有異於人使天假之年
一朝疾愈則抱關擊柝某不恥爲雖三上書如韓吏部
兩及門如張師德猶以爲簡也惟尙書察之某已再具
情實控辭乞終老漁樵因及二三同志之士可備朝廷
採擇者居山林久不知分義敢爾妄發度必得罪然某
固甘之拙作三篇皆十年前所作錄去資一笑區區願
忠之悃頗多此未敢遽爾當暑惟祈滌煩致爽以毓天
和以爲我宋宗社無疆之福某一飯必祝潭府列仙之
集非寒賤所敢貢問舊治有委役敢不敬承某義當修
辭以致知己之謝僻居無便某又非巧於伺便者里中

趙和仲侍郎之子爲穿山硤鹽場其家僮行便無過此者敬勒此以敘下悃萬一

通知臨安趙尙書

師異

竊以炎夏正中甘霖繫望恭惟某官冠六卿之位總三輔之權威行惠孚人頌神贊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開府之初冒貢尺牋之敬侯貢士還家聞已關電覽日後以農桑務急曉夕弗遑亦知京尹事殷應酬弗給承候之恭不惟不敢亦不暇文昌之光上映三台萬目睽睽同此引睇天府之任久不當才黠吏姦民相爲肘腋視法禁如無有以號令爲等閒幾不可爲矣尙書視印曾幾何時卽變而通之姦民革心黠吏破膽鉅筭不壅桴

鼓稀鳴商賈阜通驩聲載路基圖由之鞏固朝廷因之
尊嚴古有趙張三王其尹京兆也或一至而窮或再至
而敗尙書今四至矣事愈難而才愈裕此固非淺鮮者
所能測識宜遂登庸使周召之勳不專美於前而制綽
未頒豈猶有待而然卽時甘雨未至暑氣日隆尙書鍾
天地泰和方將燮調陰陽以福斯世視履觀頤特其餘
事某不敢贅請

通知鎮江倪尙書

思

竊以秋臨季琯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卷懷經濟之業來
惠疲瘵之民萬井歡呼百神呵護台候起居萬福某陋
巷孤生不幸食貧早與世接悠悠風塵未見剛者尙書

其人歟尙書大節日星昭明奴隸皆知之不贅敘以爲
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不勝拳拳時事如大厦
之傾所憂棟撓顧非綢繆若蘿蔓然者所可知幸有一
二任重之才進不居高位在高位亦罔克久天歟其人
歟尙書立朝天下懽然曰尙書位冠文昌其遂將秉鈞
乎某曰不然尙書之所抱負之所言論之所設施異乎
今之從政者天未悔禍解絃伊始而覆轍不懲尙書其
遂去國矣未幾而京口之命果下或者又曰尙書之道
行乎朝廷則天下被其賜其肯斂之一州乎其遂將隱
矣某又曰不然尙書朝舊臣二十年法從旣非潔身亂

倫者進以禮退以義綽然有裕亦豈諫不用則怒悻悻然者哉且千里而守有社稷有民人有財用有刑賞之柄又地當要衝北府兵天下所畏孫仲謀劉下邳所藉以興方時多虞得人焉而靜鎮之折淮北之衝固浙右之圉其庸多矣尙書乎何辭今聞已諏剛日遂抗前旌幸甚幸甚某懶與性成病與運會烏復可處於士君子之列以是奉祠東歸掃迹衡茅種蔬執麻以自業暇則挾冊讀書詠歌古人不復以姓名聞於有位者尙書之來自以松苓遠志小大才殊而氣味相似緘辭薦誠不能已已輒裁短啟而侑以一箋窮居無書史強所不能筆縱字大或塗之或乙之非所以事上惟幸恕之一登

龍門疇昔所願乃今受塵爲氓往役有日矣而病不可
前遇合固有分耶天未厭宋聖德又新選眾而舉伊臯
不夙則莫謹上爲世道崇重之請

通如尙書

烈

竊以卽日恭惟某官下清吏選上沃聖心天棐人佑台
候動止萬福某瓊尾之跡伏自庚午歲草率一牋以道
鄉仰去思之情辱賜報章浪跡江湖無從嗣敬去歲審
聞九重求舊一札賜書起安石於東山登巨源於選部
縉紳興起宗社安榮爲當世賀曲踴巨躍顧久自放繩
墨之外不復敢以姓名自達仰高泳深何日忘之仰惟
某官端靖之操足以鎮俗之浮溫潤之氣足以納君於